

佳节词话 刘绍义

## 清明时节



《忙趁东风放纸鸢》(国画) 丰子恺 作

清明时节上坟野祭的习俗，有记载是从唐代开始的。我们除了在《旧唐书》上看到寒食节上坟的记载外，在这以前的其他典籍上都没有看到过清明节上坟的记载。不过，祭祖上坟的风俗却是由来已久。

老百姓除了在年节祭奠外，他们还会在清明、中元、寒衣三大鬼节祭奠先人。而清明节正是他们祭祀亡人的一个最好时节。

春日风光，清明最佳，到处是杨柳的青，梨花的白和杏花的红。在这个景色宜人的勃勃生机里，很容易让人想起死去的亲人，想起死去亲人的音容笑貌，再加上“清明时节雨纷纷”，人们就自然地会想到躺在地下的亲人受没受到干扰，新的坟茔有没有坍塌，旧的坟茔也应该“增砖添瓦”，培些新土了，坟上的杂草也应该除去拔掉，还应该备些酒食烧些纸钱，让死去的人安魂，让活着的人安心。

《祭义》上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当然，古人也不相信“鬼”，祭祀也是活着的人的一种精神寄托。

“蜀魄啼来春寂寞，楚魂吟后月朦胧”。清明节这天，各地都会给先人扫墓，但扫墓的习俗也不尽相同，如老北京人扫墓并不在清明节当天，因为只有僧人才在清明节这天祭扫坟茔，他们扫墓多在清明节前几天的“单日”进行。现在很多地方都流传一句上坟烧纸的俗语，“清明节烧前，十月一烧后”，就是此意。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正像高菊卿在《清明》诗里说的一样，在古代，我国南北方扫墓的差异还是不小的，北方人重祭奠，南方人扫墓后多有踏青郊游之举。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二记载：“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而南人借祭奠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舄履相错，日暮，坟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张岱也在《陶庵梦忆》中写道：“越俗扫墓，男女袷服靛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

尽管南北习俗有所不同，墓，大家都是要扫的，因为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

我国古代清明折柳插柳戴柳的习俗，也是始于唐朝。唐高宗于三月三日游春渭阳，“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蚤毒”。后来，老百姓将此演化为插柳，每逢清明，家家户户将柳插在井边，成语“井井有条”，就是来源于此。

“清明不插柳，红颜成皓首”，为了青春永驻，谁不插柳；“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为了死后无恙，谁不戴柳。“有心

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古人对柳有着特殊的感情，把柳看作是极具生命力的春天的象征。

当大地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柳树就早早地发芽了，比所有的春花都早。人们不但自己乐于佩戴它，还将它插在门楣之上，用以避邪。有的地方还用面和枣做成飞燕，再用柳枝串起来，插到门上，称作“子推燕”。

人们还在乘坐的轿子上插柳避邪，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不仅如此，柳还融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了人们心灵深处的装饰品。

“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清明处处插垂柳，院宇深深绿翠藏”。清明的诗没有矫揉没有做作，提笔就是直抒胸臆，这也是其他节日的诗所不能比拟的。在二十四节气中，只有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草木回青，万物萌发，柳又是最早给人们报告春天消息的植物，柳也就成了春之信使的象征，清明节也就成了春天到来的标志。我国1915年首次把植树节定在清明节，就是这个道理。

“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天清地明，带着孩子爱人去湖边折柳，去公园去田野放风筝吧，把孩子的心放飞，把家人的梦放飞。天上白云飘飘，地上芳草萋萋，“人闲正好路旁饮，麦短未怕游车轮”，让我们吟着苏东坡老夫子的诗句，到田野中去，到大自然中去。☞

琼州风物 沈清良

## 清风一掠过儋州

儋州，古称儋耳郡，一座千年的古郡，它像一本摊开的古籍，街头巷尾仿佛述说着它的前世今生。它是海南文风起源地，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之城。

酷酷的儋耳，美美的儋州。我的每一次行走，都能感受到儋州的文化底蕴；每一次漫步，都能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郭沫若先生曾以“儋耳古镇古迹多”的诗句，评价儋州厚重的历史和韵味，而这离不开儋州一座千年古镇——中和镇。古镇内，繁华处、市井中、烟火地的名胜古迹随处可见，东坡书院、古城墙、桃榔庵遗址、州衙门遗址、丽泽书院遗址、宁济庙等处处透露出文化的厚重，别样的风采。这些历经千年岁月洗礼的古迹，让我一见倾心，一碑一刻皆有韵，一街一巷皆醉人。

走入始建于北宋绍圣五年的东坡书院，仿佛穿越了时空，看着手持书卷的苏东坡，正在开堂办学，弘扬中原文化，以致许多人从四面八方到儋州求学。这里是当年六十二岁的苏东坡谪居儋州讲学会友的场所，每一个碑刻，每一篇诗赋，每一处文物，都记录印证了他这个海南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的足迹，留存着一种意趣隽永的文韵芳香。也许苏东坡并不知道，正是在儋州这短短的三年，他为海南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开创了海南文明的先河。在儋州生活的日子，苏东坡深深爱上了这里，把自己当成了儋州人。离开儋州时，他在诗中比喻自己是出远门：“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苏东坡风骨胸襟，性情心态，风雅千年，精神不

老！

有“南国艺苑奇葩”之称的儋州调声，经历了千年岁月的洗礼而依旧生机盎然。它产生于西汉时期，苏东坡在儋州时常因“夷声彻夜不息”而兴奋和感动，曾用“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评价这种民间音乐艺术，一个个故事与传说，流淌着千年文韵。

儋州调声用儋州方言演唱，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感情热烈，可歌可舞。演唱前，男女一般面对面各站一排，身穿鲜艳多彩的服装，每个人用小拇指勾着队友，随着节拍摇晃欢舞，吸引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我曾多次观看这种儋州小调，深为其惊叹和赞美！

儋州自古称歌海，调声催得百花开，人人都是民歌手，山山水水是歌台。在每年举行的中秋调声比赛中，调声不受时间限制，以“唱倒”对方为止。因为普及度广，参与性强，使得“儋州调声节”成为当地最为盛大的节日活动。当年田汉先生来儋州采风，称赞说这是南国艺苑的一株奇葩！2006年5月，儋州调声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苏东坡在儋州的影响力超越了时空，他的才情和责任感人钦佩。东坡文化浸润着儋州大地撒播下的文化火种，代代相传，让今日的儋州成为中国楹联之乡、诗词之乡、民间艺术之乡、书法之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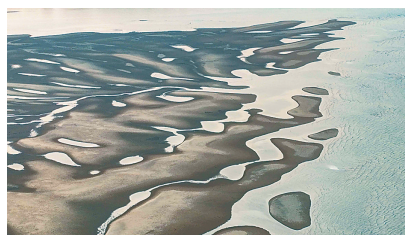
去儋州，可以远离喧闹，用三五天时间慢享时光，独享未经开发的原始海岸。跟三亚海边的热闹不同，拥有海南西岸最美海岸线的儋州，未经开发，够野够纯够天然。如果说儋州最美的海在峨蔓，那峨蔓最美的海，就躲在了龙门激浪。这里沙滩洁净，风景别致，站在岩石上观涛，看着那卷起的一排排巨浪撞击在石门上，犹如击鼓，响彻海天，不由得心潮澎湃！

在儋州，总有那么几个地方，不是热门景区却依然让你流连忘返。松海天湖碧波千顷，石花水洞鬼斧神工，千年盐田蔚然壮观，莲花山寺古韵清幽，鹭鸶天堂惊艳世人，处处人间美景在这片古老的天地间默默绽放，悄然惊艳！

说起儋州，你或许想不到，这里还有一个旅游胜地海花岛。海花岛由三个独立的离岸岛屿组成，犹如盛开的花朵，在大海中熠熠生辉。

儋州还是个深藏不露的美食天堂。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里美食源远流长，品种繁多，色香味绝的特色小吃卧虎藏龙，几十年的老店遍布大街小巷，绚烂多彩的饮食文化传承至今。儋州的黄皮鸡、东坡饼、薏粿、洛基粽、猪肠馍、糟粕醋等风味独特，名声在外，光是一碗儋州米烂，就让你回味无穷！

儋州的精彩远不止如此。浩浩雄风海上起，千年前苏东坡踏浪而来，千年后这里已是开放之海，是发展的热土。☞

儋州光村银滩。  
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文化评弹 沈伊帆

## 《歧园》的温度

沈念的中篇新作《歧园》，讲述美籍博士海瑞思，为拍一部曾祖父海福记一个世纪前在中国巴丘建立教会学校的纪录片，而远涉重洋的故事。曾祖父虽然身为传教士，却不拉中国人进教堂，而是建了一所学校。身处战乱频仍的中国，海牧师和妻子满腔热忱，设计学校、聘请教员、兴办教育。后来，海牧师死在了归美途中，妻子和两个儿子死在了中国。作家以第一人称“我”将纪录片名《Float and Rise》译为“浮现”，仿佛是在外公、文爹的回忆复述中，一段可歌可泣的中西情谊掀动了光阴的经纬，从历史湮没的尘埃中缓缓浮现。

时间的书页不断翻动，人们似乎忘了曾经有这么一所学校。旧址被改名为歧园，如今作为历史文化建筑受到文旅所长朱广泰的高度重视。世纪的岁月呼啸卷过，如风拂过琴弦，不由颤抖。歧园哑然，是生命在枯萎。欧式洋房淡褪了往日的色彩，钟楼亦不比当年的庄肃，教堂四周野藤茂盛，苍幽的大树还在教学楼前书写那蓬蓬杂杂的一地荒凉，牵连过去和未来彼此永恒的时空。那正是海瑞思要寻找实实在在的证据——曾在歧园寄居的烟火气息。沈念以徐徐不惊的笔触抵达冷清的歧园背后的温暖，在当下，你我回看各种遗迹的嬗变，又有谁能云淡风轻地将旧事重提？那些属于人类文明的财富，要保护也要发展，要等到合适时机，再来破局。

“国际学校”不会在被遗忘中继续沉默，当现实的水印打在历史的划痕上，两代人的情怀与担当让物是人非的歧园重新生长。在《歧园》里，我们读懂了曾祖父在凋敝纷乱的中国兴办教办的动力，也读懂了他们坚定地留在战时中国的信仰，而那崇高的信仰比生命更重要。通过海瑞思和文旅局的努力，最终使这部拓印着时间的简史——歧园，变成了他们信仰的样子。每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是有人在大有人在的，于是，凝聚着中西友谊和人类理想的又一座歧园诞生了。

沈念的《歧园》，是废弃之园，是祈祷之园，可偏偏“歧”最为独特。一处虚构的遗址却写实中国的近现代史，歧园犹如定格时间的切片，浓缩时代变迁。历史像一棵根深叶茂的树长在这里，而歧园就像一棵活了很久的老树分出去的枝杈，直兀地闯入人心。这是作者打的一记响指，泛起了现实生活的波澜。以生态意识著称的沈念，强化歧园的象征性，依靠小说的“背后之意”完成对真实厚度的建构，共性的思考使平常事件因此具有了深刻性，使其呈现为形而上的哲学议题，并以一种“超越性”的审视探究生命和生活。

正如《歧园》中所说的，“任何时候，人所经历的一切，历史的眼睛终会看见”。一百年来，树还在，人还在。小说里“我”问文爹这地方有什么好，他开始没吱声，而后答“我”，人好。透过沈念诗化的语言，我们联想到身边的一景一色，以人文之热忱温暖过往，以人文之力量托举历史，以人文之情怀眺望未来。风物长宜放眼量，不怕江花不满枝。

岁月的山海，烟火朦胧。园里多歧路，或许留不住尘世中每一个来往的过客，却不动声色地绊住了漫漫光阴。☞